

作為一位藝術工作者，文晶瑩愛以不同媒體表達自己，她既善以混合媒介及裝置創作作品，近年亦使用網頁及錄象媒體創作。她許多的創作以作為女性的經驗出發，亦常以人的基本需要及本性為題材—食物、性、慾望等等都巨體呈現於觀者眼前，亦有創作關於香港的作品。

晶瑩的首個個展《點止飽肚咁簡單》在1994年舉行，米果三文治是其中一個展品，物料是米、安全套、木、繩、聖經，單看物料已知創作者談論食、性、宗教，創作以自由聯想的方法發展作品—「我那時的作品可以用超現實，用潛意識，用自由聯想，有關夢，有關慾望的方法去解釋的，比起用女性主義理論更合適。」

晶瑩是我的同事，坐在我的左前方。她一向心直口快，直截了當起來有時嚇壞人。她的作品有時也獲得如此反應。1995-1997年晶瑩創作了一系列以衛生巾為物料的作品，也可說是她的成名作。晶瑩利用染紅的蛋殼及衛生巾製成花朵，觀者遠觀看見美麗花卉，近看才知作品以衛生巾構成。亦因作品如此「貼身」，掀起很大回響，不同人對衛生巾系列亦有不同閱讀—許多人會認為作品咸濕，核突，嘩眾取寵，有些如記者則較著重討論月經禁忌問題，作品亦被傳媒形容為挑戰taboo。有趣是創作者本身想以作品抒情，強調的是詩意和想像空間。證明文本一離開創作人就是獨立存在，受眾在不同位置總有不同閱讀。在一次展覽中，搬運的大隻佬都不願意搬這個作品，要那些穿高跟鞋的二級助理館長搬。儘管香港是怎樣怎樣「現代」、「先進」、「男女平等」，月經還是不能談論。值得一提是晶瑩憑作品成為廿一世紀十大女性(瑪利嘉兒 Marie Claire 98年3月號)！

除了性別議題，晶瑩的作品亦有表達她眼中的香港，如《九七菩薩》、《九六年六月》、《九七回歸我很高興》及《廢密密》。《廢密密》(1996/1998)是對一個城市建築、文化更替的傷感。在西環展出之前，她在西環踱步了幾個月，叫她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隨處可見的建築地盤。她想起她每日必經的簿扶林道，二十年來總有此起彼落的建築工程，終年不斷，好像這種進行中的狀態已成為永恆的存在，所以在西環看到的那麼多建築地盤，廢料感到很親切。她把大堆建築廢料放進畫廊內，然後打幻燈上去，幻燈的影象都是西環舊區的影像，新舊都有，連繫起展場和周遭環境的關係，一共有八十多張幻燈，一秒轉一張，因為垃圾上插鏡，鏡子將影像割碎反射上牆，所以做出來有星閃閃的效果，作品於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得獎。《九七回歸我很高興》(1997)是把玩語言遊戲的作品—重覆一句說話，重覆得多就會混亂，「我很高興」就會講成了「我很九(狗)」「我很興」。作品表達對流行論述的不滿：「九七回歸連香港傳媒都在歌舞昇平，但我們看到的事實卻是另一回事，大家都是逆來順受，私底下會埋怨，出來就只會用九七來講下笑，不

會出來抗爭。」

2000 年晶瑩推出許多作品—《網上的化妝舞會》(網站：[www.cyman.net/interface.html](http://www.cyman.net/interface.html))、《慧慧 Rati》(網頁版和錄像版，網站：<http://www.cyman.net/raticover.html>)及《沒體身體》(網頁作品，網站：[www.cyman.net/disembodied.html](http://www.cyman.net/disembodied.html))—三個作品系列均與性、性別、主體、客體、女/男性視點、身分政治有關。

《網上的化妝舞會》是晶瑩的男性朋友利用她的身體上 chat room，變身為女性，與其他網友談話，怎麼的出現於網上的晶瑩亦是這些男友的主意。「本來還想再由我用他們的身體上 chat room，但做不成，因為原來網友都只是想看女仔。當我用身體給男性的朋友 dress up，我就像一面鏡子，給他們反映他們自己的欲望。然後上網，他們便可以擔當與他們現實生活完全不同的角色，與他人進行社交活動，這樣子往往可以發現另一個自己。一般看法是認為上 chat room 是虛假的，全都在騙人的，是不好的行為。我不同意。雖然上面有好多是 dress up，但你看到的那一刻卻不是假的。反而在變裝中許多時才是真我的表現，你說是假，但卻其實是真實的狀態。通過與朋友合作創作這件作品，我便明白多了男性。之前的作品常常在尋找自我，這個作品則把自己變成客體，任由他們來 dress up，指示我在另一個網民前應怎樣表現。」

雖然晶瑩在作品中努力成為一個客體，甚至洋娃娃，但我卻認為在變裝中，晶瑩面對不同的自我卻又是「我」時那種掙扎，不是在尋找自我才怪。變裝有意無意間不停的反問自己，那個是“ideal self”，那個是“real self”，那個是從來不是我的我等等等等。畢竟身分從來不是只有一個，亦不是固定不變……

「《網上的化妝舞會》的經驗是無論你是那一種女仔，原來對方最終都只是想你除衫，無論是 space girl, 中國女仔，對方話自己係好男人，最後都一樣。網上其實有許多玩身分的可能，可惜大部分人就只想暴露，沒有想象力。所以我做了 vagina girl 《慧慧》(英文名「Rati」)去回應，質疑女人是否就只是一堆肉。一般人對待這個器官不是用色情雜誌挑逗的方法，就是用醫學冷靜乾淨的角度。例如把陰道變成食物，會是甚麼意思？男人一見到這個器官就只會想到性，這兒她又塞衛生棉又在圖書館找書，感覺便很不同了。

女性主義現在已不獨是挑戰，而是問番自己可以是什麼，不止於男女平等，性解放，而是解構的角度去看女性在文化社會上的意義，例如許多文化中的神都是女性、陰部是一個怎樣的符號。片中也有很人性的畫面，例如經血那場戲。整套片是以很 funny 的方法拍成的，也有批評認為這會減弱了作品的批判性，使人只是一笑置之。但我好怕變得很說教，也不想把男性變成階級敵人。

片的結尾我安排 Rati 照鏡，是因為許多古畫裡畫女人照鏡都有很反面的含意，例如貪慕虛榮，貪靚，教女人不要那樣，旁邊放隻狗，要女人學牠們那樣忠心。所以錄像有一部份是照全身鏡，一方面是回應藝術史，另一方面是講如何誠實地面對自己。」

《沒體身體》則是用 Rati 上 chat room。「由 3.1.2000 到 3.14.2000 上可以看到對方樣子的聊天室，對話開始時不開 web camera，先問對方想看甚麼，通常不是胸便是陰部。如果是陰部便開機讓他看見陰道人，若果是胸便給他看雜誌上裸女的圖片，同樣都是假得很誇張的東西，看這些東西有甚麼意思？作品記錄了其中六次對話和場面，看到了人如何面對自己的慾望，也看到聊天室的人如何 present 自己的身體，所以作品便稱做 disembodied bodies，有些人用陽具等同自我，有人要靠別人的凝視(有許多對手都是要求你看他的)才構成自我，大部分人都是把自己分件上。」我則沒有晶瑩的樂觀。荒唐化男人的慾望，可以令他們反省？男性要對方看他的陽具，視覺上就是“I am fucking you”，彰顯其男權思想。突然想起馬傑偉在《地下狂野分子：次文化圖文傳真》中談到香港許多 band 友標誌均是陽具、乳房、槍械，學生 band 房也噴了巨型陽具。把陽具無限放大，甚至等同自我，成為至高無上的男權符號，以較強壯的身體壓倒對方，可能是現代男性面對成功女性不知如何自處但又不肯放棄男權思想的悲慘結局。

再問晶瑩現在有甚麼搞作（她是個大忙人，天天也在開會寫文接受訪問），她說跟著的創作也會與慾望有關，但葫蘆裡賣甚麼藥則絕對保密。

\*本文部份訪問內容摘自梁寶山「香港藝術 1990s—文晶瑩」